



五燈會元卷第二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牛頭山法融禪師

四祖下二世

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

鍾山曇璿禪師

四祖下三世

巖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方禪師

不列章次

四祖下四世

方禪師法嗣

牛頭山法持禪師

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四祖下六世

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

安國玄挺禪師

天柱崇慧禪師

鶴林玄素禪師

四祖下七世

忠禪師法嗣

佛窟惟則禪師

鶴林素禪師法嗣

徑山道欽禪師

四祖下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徑山欽禪師法嗣 鳥窠道林禪師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北宗神秀禪師 嵩嶽慧安國師 蒙山道明禪師

資州智侁禪師不列章次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巨方禪師 中條智封禪師

降魔巖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 嵩山普寂禪師不列章次

嵩嶽安國師法嗣 福先仁儉禪師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禪師 資州處寂禪師不列章次 五祖下三世

資州侁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

嵩山寂禪師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

破竈墮和尚法嗣 益州無相禪師不列章次 五祖下四世

資州寂禪師法嗣 保唐無住禪師

無相禪師法嗣

六祖大鑑禪師旁出法嗣第一世

西域崛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匾擔曉了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荷澤神會禪師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耽源應真禪師

荷澤會禪師法嗣 蒙山光寶禪師 磁州法如禪師不列章次

六祖下三世

磁州如禪師法嗣 荆南惟忠禪師亦名南印不列章次 六祖下四世

荆南忠禪師法嗣 遂州道圓和尚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和尚法嗣 圭峯宗密禪師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

庵遂引祖至庵所遠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關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

徧知汝但随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
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
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終老師自爾法席
大盛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
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
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為之震動講罷
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
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
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
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
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
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
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

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為境若以心曳心
為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先後中實無緣
起境一念自起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
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
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
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
用心時若為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
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
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
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
為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悞谷響既有聲鏡
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
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

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為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為正，受縛為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暗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即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可論智障難，至佛方為病。問曰：折中消息，消息間實亦難。安帖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

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偽，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為，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帖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為，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敷難。師曰：看心有羅敷，幻心何待看。况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

細障即達於實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為
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
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耜廣
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吞法相
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為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
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
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
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
逝窆于雞籠山

四祖下二世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
尺六寸隋大業中為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
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

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為弟子後一日宴坐觀異僧身長丈餘體
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
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
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
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為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
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
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
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
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
師稟命為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師住白馬栖玄兩寺又
遷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
有異香經旬不散遺言水葬焉

金陵鍾山曇瑠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謁融禪師融目而

奇之乃告之曰色聲是無生之鳩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四世

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為法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泯煖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於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感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為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有安心偈曰人

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大歷三年石室前挂鐘
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
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
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折林木復枯白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茶
毘獲舍利不可勝計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真
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
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
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
高難見日玉鏡峯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
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麼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
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梨會麼曰不會師曰自

已分上作麼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麼之家來大似賣卜漢
見汝不會為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
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
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戶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
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瀟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
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
是甚麼曰為甚麼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為汝不會所以成不現
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
步庭華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
門中事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
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
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藥間大歷十四年歸寂塔于山

之北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參威禪師遂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眾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麼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曰為甚麼不著師曰無汝棲泊處

四祖下七世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為生死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為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元和

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跣趺而寂後三年塔全身于本山

唐韓文撰碑今存國清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溫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為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邁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

忠國師聞乃云欽師

猶被馬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

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巖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為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

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公於是有省唐大歷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馬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脩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為有即有能所乃

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為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不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

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關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為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為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

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住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云

師名圓候者恐是謚號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者耶舍三藏誌云良地生玄旨通尊開封人也媚亦尊比有三九族足下一毛分姓李氏少親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為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

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欽
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
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
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
都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
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為碑誄門人普寂
義福等並為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

耶舍三藏誌

云九女出人倫八女

祖衆中尊

荆州枝江人

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
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
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大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
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忍祖
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

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
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
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
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
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
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為况
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
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
賜紫袈裟度弟子二十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訶辭
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
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
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
唐景龍三年己酉滅
時補老門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
安國師

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於民間
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
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
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
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
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躕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
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
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
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
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却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
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
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

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曰逢袁可止遇蒙即居師禮謝遂回
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
爲然師既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
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
南叅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
初講經論後叅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
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
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
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於名相為知
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秀禪師疑心頓釋乃辭去居于蒲

津安峯不下山十年木食澗飲州牧衛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絕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為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即依廣福院明讚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攝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閻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為師師恥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嵩嶽安國師法嗣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鄙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冊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資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戴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又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為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為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歎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脈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搆得他語脈安曰不知者時號為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

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爭得不由他曰恁麼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恁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說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毀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

戒隸閑居寺習毘尼無懈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
之龐塢一日有異人紫冠袴褶徒頰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
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為而
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
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
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平
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
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
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
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
門弟子師即為張座秉炷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
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媮乎曰我亦娶也師曰
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

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
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
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安乎曰我正直焉有安乎師曰非
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
曰如上是為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
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光
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
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愒也若能無心
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媮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
後違天不為妄愒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
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
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
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

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更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去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

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佩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枯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沒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

五祖下三世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即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沁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群臣

斯何祥也或奏太乙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強記乞詔問之帝即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為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皇情悅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留師於內道場累辭歸山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終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

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為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禮訖公問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

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
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
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鷓鴣鳴公問師聞否師
曰聞鷓鴣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鷓鴣去無聲云何言聞師
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
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
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
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
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
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即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
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
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
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為有作起心動念

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
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
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
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贊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
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
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
生不生即不滅既無生滅即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不生名
無念無念即無滅無念即無縛無念即無脫舉要而言識心即
離念見性即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
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為
不識真心真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
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為無相活潑潑平常自在此心
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

禮稱贊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為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真要其僧即往叅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即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

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曰雙修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叅秀禪師後回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溪質疑他日回當為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叅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為示衆師曰嘗指誨大眾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

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師聞偈悔謝即誓
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
碑盛行于世其略曰師住匾擔山彌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
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
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
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
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
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
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
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
有一物蘊習何事也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

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
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矣不至地有我罪即生亡功福
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麼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
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彌菩薩
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
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
曰汝念此經以何為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
宗趣祖曰汝試為吾念一徧吾當為汝解說師即高聲念經至
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曰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
無越於此何者曰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即佛知見也汝慎勿錯
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
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
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為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

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為功課者何異羗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頽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况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及

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為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

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
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回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
處那伽定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
大圓鏡智雖六七回中轉五八果師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
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
真精妙旨回師曉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
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禪師為第六祖
而忌大鑑傳衣為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
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
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
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

金曰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
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觀
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
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
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
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
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
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
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為講說
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
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
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
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心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

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
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
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徧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
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
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回守無常心
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
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
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叅
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天通和尚蒙示
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
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
三月未蒙開示以為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

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
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
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
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
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疑滯祖曰彼師
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
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
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
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端起知解著相求菩
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
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叅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
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
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未審
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
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
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
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
生即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
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
而議最正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
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
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
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

樂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刹那無有生
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
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
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
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
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無為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
假名何為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
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
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
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
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真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卅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

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真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
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
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
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眾無不愕然師
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
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
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
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
温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
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為永嘉集並行于世 慕道
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
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執儀若

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
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麓過不生故
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
身口令麓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
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毘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
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
優異又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
次第六明優異又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
邊 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
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
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
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
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

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善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立慢五則誠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誑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彌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為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贊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

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誠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

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非不是
不不是是非之感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
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
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觀之未深深觀
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
有逐言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
無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耳 第十妙契
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
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
心言不能思議者可以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
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涇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石窟中一

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為達邪乃往參

峯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鑿却

雪峯峯曰汝名甚麼師曰玄機師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挂

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峯曰大

好寸絲不挂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

曹溪必嶺下雪峯也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 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

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

採常春藤回造文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

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

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邪

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

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

曰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
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
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勅光庭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越
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
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
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為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
曰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曰心名道心名若有
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
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
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
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
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
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

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若以相為實
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
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
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
有渴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
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
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
道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
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
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
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
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
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

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為觀自在真禪師問道既無心佛
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為有
心故道不度人為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
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
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
與道後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為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
佛之與道目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
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
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
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
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
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

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
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
棄却一真性却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
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
為真師曰為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
故知真妄摠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
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
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况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慚伏
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
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
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
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回心
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

心化主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嗚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晚禪師

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遊方時屆于河朔有隍禪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

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為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情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

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
年勅中使孫朝進賚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
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先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
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
禮拜立悞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
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
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
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
處巖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巖罔對曰大
耳三藏第三度為甚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
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
見麼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
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沙曰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
在鼻孔上為甚麼不見沙云只為太近

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者應諾如

作麼生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
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
生商量玄覺微問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識玄沙僧
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僧
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
眼恁麼道為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
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南泉到叅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
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庭響南泉便
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扶背後
麻谷到叅繞禪床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
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
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為人師
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
象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
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
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

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
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
不生各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
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
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
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
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蘿
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
自開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
南方知識極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
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
識即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
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為甚麼入於

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慶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
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南陽張漬行者問
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
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漬
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曰緣師曰如今一切
動用之中但允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
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有僧到叅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
麼曰如是師曰是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
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
斷甚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
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
裏事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

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挂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師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度來曰虛度不可得師曰虛度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緣將畢涅

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逢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脇長往塔于黨子谷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為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

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
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
為宗即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
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
處修慧曰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將戒戒其行
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何物本有今無
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
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
言吾即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
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
人心離境未即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
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
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曰悟中不迷悶第五問

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為正祖曰常生清淨心定
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
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
曰說即先佛而後法聽即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
衆生心裏出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
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商能頓宗少秀漸教乃著顯
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
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
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為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
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

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即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為甚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文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即已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

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何邪異邪澤曰光即寶寶即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絛聲色時為復抗行為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為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即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禪師法嗣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鬚鬣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悞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

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曰謁荆南忠禪師南忠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蹟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疇息師先齋書上疏主遙叙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瘞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回住鄆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為外護

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錄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為一藏或云一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畧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為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辯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况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

本原行菩薩道之根本是
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

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
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為
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
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
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
等也又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
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回果亦以欣厭
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
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色上四類皆有四
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
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
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
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
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

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今
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
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
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入塗炭先祖
革味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
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說頓教漸
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
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
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
經云若自
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
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為人病故別撰
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
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沉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迹
涉名相誰辨金鑰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

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
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
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
慧者也然本回了自心而辯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回辯諸教
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
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
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
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
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
張以經論為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為
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
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辯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
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

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
鎔餅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
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畧例云據
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
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
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
日而委曲回照疑疇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
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
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
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荅曰如
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
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故涅槃經迦葉菩
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

淨無擊愚人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

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

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非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

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蕭俛相公呈已見解請禪師

論皆裴休為之序引盛行于世

注釋 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

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為慧眼若當真如相應之時善惡不念

萬化寂滅念法俱從思想緣念而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

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

得無散亂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

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絕相累即絕相為妙用住

為一聖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史山人十

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為復必須修成為復不假功用答

無疑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為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

二問道若曰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偽不實成而

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偽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

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為頃為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

頃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真理即悟而頃圓妄情息之

而漸盡頃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

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為當悟心即了為當別

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頃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

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真資法

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漑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

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

諸經復說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

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

嚴而即非莊嚴影像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

衆生即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為勞既
自云即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即說
佛滅度常即不滅滅即非常豈不相遠答離一切相即名諸佛
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
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
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
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
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既云如化化即是空空即無生
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為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
九問諸佛成道說法極為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
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六祖
每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
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

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
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極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
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為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
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曰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
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
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為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
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為說答覺四大如
坏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為佛心見本性為法性是發心也
知心無住即是修行無住而知即為法味住着於法斯為動念
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
光明見種種法豈為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又山南
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
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

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為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為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為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為長易麤為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為佛謹對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

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為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昇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

道俗等奉全身于芝峯茶毘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歲之石室暨宣宗再闢直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五燈會元卷第二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附

文殊菩薩

天親菩薩

維摩大士

善財童子

須菩提尊者

舍利弗尊者

殃崛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那叱太子

跋陀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雙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州僧伽大聖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扣冰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眾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為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為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為生義殊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為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為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天親菩薩從弥勒內宮而下無着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為一晝夜弥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

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箇法祇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
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
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
贊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參五十三真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
贊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
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即閉見
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
立其前善財因無着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汝
於一念心清淨即是無着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為甚麼不見財
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贊嘆者曰空中雨花贊歎

復是何人云何贊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
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贊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
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
問此花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
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曰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
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緣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
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
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
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意深
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
云誰之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

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為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為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拊指為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刀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曰阿育王的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

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不見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桓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

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隨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枉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目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目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禡樹得之舉以為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宗大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劔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鑑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

指勢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在陽曰不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極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翁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先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漁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毘婆

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曰命臨水觀影見
圓光寶蓋大士天謂之曰鑪鑪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
度生為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
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
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
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
共語為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曰彌雲黃山梁武帝
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
陛下還會麻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
至大衆皆起唯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
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鞞履朝見帝問是僧
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鞞履帝曰是俗邪士以
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

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住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
有聲為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
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
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心念佛心佛心
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
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
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
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
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沈諸佛菩薩非此
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住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
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
不定心性離空能允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刹那造作還復
漂沈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為法寶非淺

非深者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
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
影相似欲識佛去處杓這語聲是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
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
為萬物主不逐四時凋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識託浮泡
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
乳開為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覽鏡容顏改登階氣力衰咄哉
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
肯學無為忽染沈痾疾曰成卧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
楚痛抽千脉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尚恣貪嗔精魄隨生
路遊竟入死關杓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花水
絕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曰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
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
更有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
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
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今畱塞滿虚空看時
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是尋常見說不
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
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群出衆太虛玄指物
傳心人不會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顛荊州華容陳氏子在南嶽誦
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
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山豐干禪師曰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

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

和歸宗柔

曰歸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桓箇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

生一切不知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為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觀

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

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桓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

疆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安空呼人能弘道

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奈我何寬却肚腸須忍

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

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

遍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

邊亦無障學者體不如求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位

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

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

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

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

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

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

安然而化其後復現于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於七俱胝院

留講肆之久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

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呂許公問佛法

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

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

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庖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僧
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九邪聖邪遂舉手曰我不
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
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立風神炯然荷錫求
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
弥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為師
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為衆所歸棄謁雪峯手携鳧茈
一包暫一器獻之峯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鳧茈峯曰何處得來
師曰泥中得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峯曰還更有麼曰轉
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峯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峯曰還
熟也未曰不較多峯異之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後自鵝湖歸
溫嶺結庵今為寺繼居將軍岩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為瑞岩

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
扣冰而浴故世人彌為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然
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
曰真玉不隨流水化瑠璃爭奪衆皇明曰莫和這便是麼曰且
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闍主之
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
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
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茶毘之祥耀滿
山獲設利五色塔於瑞岩正寢謚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尙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
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曰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
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
齒寒似送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

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峯之華嚴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背開悟武帝高其道騰延入內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鄖峯登太白穿鷹蕩盤礴於翠峯七十二庵回赤城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處返飛來棲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月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

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真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邱持往秦望山建窰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放之寶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五燈會元卷第二

三寶弟子

信官查福慧 錢得

信人尚普宗 姚普通 郭普果 潘普信 葉福慧

甯福春 劉福堅 夏真 錢普榮 錢華

范覺本 錢普善 何成 何普敬 羅普慶

都世榮 鄧福信 吳福善 王福 鄧福明

信女李妙宗 陳妙金 陳慧心 王慧清 丁妙善

劉妙金 張妙敬 戴妙海 杜妙春 梁妙宇

陳妙慧 王妙端 王妙堅 喻妙善 白妙安

李氏 妙能 妙果 妙嚴 妙狂

善通 徐妙通 李妙圓 王妙普 潘妙興

衆信人等助刊

五燈會元第二卷

